



气壮山河

李天煥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4013



气壮山河

李 天 煥 著
戴 泽 插 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气 壮 山 河

李天焕 著

戴泽 插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3 7/8 印张 3 插页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4)0.24元

統 書 号 1
定 价 三 角

序 言

这本小書写的是 1936-1937 年間,紅西路軍远征新疆的一些故事和片断。

西路軍远征新疆,是张国燾右傾机会主义路綫造成的一次紅軍历史上的重大失敗。情况是这样的:1936 年秋,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已胜利結束长征,到达陝北一年之久,一方面軍与陝北紅軍、紅二五軍先后会合在陝甘宁边区,其中一部駐扎在固原一带。二、四方面軍也已并肩跨过草地,进入甘肅南部,二方面軍并且正向固原靠攏。当时我在四方面軍三十軍当政治部主任,对于紅軍三大主力的会师,兴奋万分,以为今后可以受到中央的直接領導,打几个大胜仗,消灭胡宗南,巩固和扩大陝甘宁边区根据地,从而爭取到国内和平,实现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但是,就在面临着一次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的时刻,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后来墮落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燾,繼續进行反党反中央、搞个人野心的罪恶活动,竟又一次采取了分裂紅軍的阴險步骤,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綫”等口号,假传中央的命令,讓紅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西路軍,于

1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妄想逃避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到大西北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向中央闹独立。当时我們被蒙在鼓里，以为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士气异常高昂。但是渡河以后，便遇到了西北“五馬”、胡宗南等匪部十几个旅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攻、堵击和追击。沒有根据地，沒有补充，装备非常低劣的西路軍，与拥有騎、步、炮兵的优势敌人，在狭窄的河西走廊上死拼。虽然全体指战員英勇頑强，浴血苦战，仅在张掖县倪家营子一带，即歼敌万余，杀得敌人尸橫遍野；但是由于根本路綫上的錯誤，終于避免不了失敗的命运。古浪一战，九軍兵力損折过半；高台城血战七昼夜，五軍主力几乎全軍复沒，軍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同志英勇牺牲；倪家营子、南流沟、梨园口等地的反复冲杀，三十軍遭受了重大伤亡，九軍余部又損失大半，政委陈海松同志陣亡。遭到惨重損失的西路軍，进入冰天雪地的祁連山。最后三十軍剩下的一部分同志和总部的少数干部，在陷入絕境之时，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才有了明确的方向，穿过浩瀚的戈壁大沙漠，且战且进，到达了新疆。西路軍强渡黄河时，共二万多人，这些在长征中走过了雪山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身經百战，經受了战火考驗的党的优秀儿女們，除少数零散地返回延安的同志以外，到达新疆的只有八百人左右。

1937年12月，我們一些远征新疆的领导干部已奉命返回延安。有一天，毛主席接見了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郭天

民、曾传六等同志和我，并請我們吃了飯。接見時，主席以最朴素的語言，對西路軍的失敗作了分析。

大意是：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的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私自將隊伍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

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並不是說西路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冬季沒有棉衣，傷員沒有醫藥，沒有子彈就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拚殺。但是，這也證明，沒有正確的革命路線，即使部隊再英勇善戰，也難免遭受失敗。

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了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是其他任何軍隊也作不到的。

西征失敗的原因，路線錯誤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帶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的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里地寬的一塊狹窄地區，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主席向我們介紹了全國所面臨的新的革命高潮以後，親切地望着我們，以無比堅定的聲音說：“革命鬥爭中，有勝利也會有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要從西路軍的失敗中吸取血的

教訓。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偉大的，中國革命一定會最後勝利！”

毛主席的話是真理，我們衷心擁護，並且把它深深銘刻在自己的心裡，讓它終生教導着我們，鼓舞着我們。

我寫這本小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讓我們永遠記得，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我們應該象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所換來的革命勝利果實，並且以烈士們那種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建設和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為了讓我們通過這些故事和片斷，永遠牢記這樣一個真理：毛主席的路線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路線，遵循着它，即使起初力量是弱小的，但終究會日益發展壯大，獲得最後勝利；我國的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已經充分証明了這一點，今後的事實也必然會繼續証明這一點。反之，違背了它或離開了它，即使暫時獲得了一些戰鬥的勝利，但是終究不能避免失敗的命運；西路軍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証。西路軍在河西的歷次戰鬥，廣大指戰員是英勇頑強的，他們一心要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而且也獲得了几次戰鬥的勝利，但是由於根本路線的錯誤，力量越戰越小，終於遭到了重大的犧牲和失敗。慘痛的事實教訓我們，要永遠虛心誠懇地聽毛主席的教導，向毛主席學習，永遠老老實實地跟着毛主席走。

在寫這本小書以前，我曾和幾個并肩走過了這段艱苦歷程的戰友作了交談，並且在1957年夏天，我們有幾個同志訪

問了由于負伤而流落在永昌、山丹、武威、張掖以及祁連山中裕固族自治县的一些西路軍的战士和当地曾支援或掩护过紅軍的老乡，他們都提供了一些宝貴的材料，这些材料帮助了我的回忆，有的便直接写进了这本小書里面。特此說明，并向他們表示感謝。

在写作过程中，虽然注意了材料力求真实，時間、地点、人物等力求准确，但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当时又沒留下片言只字的記錄，因此，希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如发现有記錯或訛传的地方，及时指出，以便将来訂正。

李 天 煥

1958年10月15日 北京

目 次

序 言	1
強渡虎豹口	7
苦战一条山	16
高台血战,刘成岳脱险	25
血肉相联,軍民一条心	34
“夜老虎”奇袭雷家屯	44
五勇士巧設“空城計”	50
歼宪兵女战士归队	58
南流沟熊师长負伤	67
周国华埋骨馬場滩	75
黄英祥血洒青山頂	81
雪山漫漫,瀕临絕境	86
夜海茫茫,忽現灯塔	95
錯打安西,王家围子拚刀	100
兼程并进,紅柳园子肉搏	108
跨越戈壁,进入新疆	114
党的怀抱,无限温暖	118

強渡虎豹口

1936年10月，甘肅南部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天空整天蓝得象閃亮的緞子，山間的田野裸露着金黃色的胸脯，还没有来得及运回家去的秫秸和谷草，一排排地躺在地下，早晨上面便复盖着晶瑩的露珠。一条清彻的小河，两岸是大片的树林，这时叶子还没有落尽，远远望去象一片片的紅霞。在树林中間，露出一段段的黃土墙壁和一座座的茅草屋頂。这是一些疏疏落落的村子。从这些村子往北，跨过三十多里路的起伏的丘陵，便是奔騰咆哮的黃河。

紅西路軍三十軍全体指战員住在小河两岸的一些村子里，正在紧张地准备强渡黃河，完成先遣軍的任务。

不久以前，四方面軍的領導人、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墮落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燾，假借中央的名义，讓紅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了西路軍，又假传中央的命令，讓全軍渡河西征，并把先遣軍的任务交給了三十軍，张国燾宣称：渡河西征是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綫”；并且危言聳听，說这是“全国紅軍的生死关头”，必須坚决完成任务。其实这一次渡河西征，是张国燾又一次采取的分裂紅軍的罪恶步驟，他企图

逃避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想跑到大西北去，搞块地盘，继续向中央闹独立。但是广大指战员却完全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士气非常高昂。我们三十军为了战胜对岸有马匪重兵把守的黄河天堑，自上而下地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司令部在作战前侦察，部署战斗，政治部在作战斗动员，作群众工作，筹集粮食，搞树造船，封锁消息，供给部在筹集物资，分发、补充被服，战士们在赶造船只，进行河川战斗演习……。

红三十军虽然过了三次草地，经过了连续苦战，但是干部、战士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决，战斗情绪非常饱满，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渡河的前卫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指战员都是河川战斗的老手，曾经强渡过嘉陵江，打得四川军阀的河防部队闻风丧胆，这些我们也是完全清楚的。但是由于任务的艰巨，各领导机关都派了干部，深入部队帮助进行渡河准备工作，我们军里的几个领导同志，也不断到部队里进行检查督促，并且亲自侦察渡口。这一天，我到了一个住在树林深处的老乡家里的连队。只见树底下摆着十几条新做的木船，战士们正以班为单位演习着上船、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动作。老乡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大门外边土墙跟前蹲着两个战士，一个体格魁梧，留着一撮黑黑的胡子，汗渍渍的帽子推到后脑杓上，挽着袖子，拿着把斧头，在修理面前的一堆浆板，由于他总不爱刮脸，年青青的就留了胡子，又是造船和划船的“老师傅”，所以我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周国华。另一个战士看

来还是个孩子，大概有十五、六岁，軍帽上有一个新縫上的紅星，又肥又大的軍装褂子，遮住了膝盖，他正在一針一綫地縫一张沒有毛的羊皮。我走到他們跟前，他們都站起来。

“主任，看看我們的桨板怎么样？”周国华笑嘻嘻地把一根把柄修得溜光的长桨递过来說。

“好啊，渡河的时候就要看你們的了，黄河可比嘉陵江大的多啊。”我說。

“放心吧，首长！你問問我們全連的同志，哪一个不是这样說：‘別說有船，就是鳧水，也要渡河！’咱們的渡河点不是‘虎豹口’嗎？同志們說：‘就算是獅子口，也要拔掉它的牙齿！’”周国华晃动着寬闊的肩膀，渾身就象有千斤力气使不出来。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去演习啊？”我轉身向那个縫羊皮的小战士。

“刘連文。”小鬼的脸羞紅了，用手揉搓着那张羊皮。

“指導員讓他来帮着我修桨板，其实我一个人也就行了，房东又送給他这个羊皮，他就……”周国华說到这里便咽下去了。經過我一再追問，他才說明了情况。

原来刘連文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从他記事起就給地主放牛，身上經常打得紫青蓝点，脚上冻得滿是伤疤，去年紅軍到达川西北，經過他的故乡的时候，他正在山上看着一群水牛，他一看山下过队伍，打的是迎风招展的紅旗，他把經繩、鞭子一扔，奔下山来便参加了紅軍。一年来打仗行軍，爬山越岭，他都是好样的；可是講到渡河，他就比不上其他的战士了，

他个儿小，力气单薄不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会凫水，因此有人说他是只“小旱鸭”。上级决定渡河西进以来，刘連文有些发愁，老同志说：“小刘别怕，万一船打坏了，我背着你登陆。”可是他想：“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自己到了水里是个废物，还得坠住一个老同志。”他这点心事不知道怎么传到房东老大娘的耳朵里，老太太刚才趁同志们不在家，便把一张羊皮塞到小刘的怀里，说：“先前我们家有个羊皮筏，以后叫馬家抢走了，这张皮是卸下来要缝补的，留到现在，你拿去补补，吹上气，带在身边，就是船坏了，抱着它也能漂过河去。”小刘因为没请示上级，不收，惹得老太太还生了一阵气，说：“红军拚死拚活，搬家舍业地打仗，还不是为了救我们穷人，一张破羊皮也不收，再分得那么清楚，住房给我房钱！”

周国华说到这里，裂着嘴笑了笑说：“老太太还要去见首长呢，我一想，就让他收下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大门里就出来一位老大娘，头发斑白了，两手沾着玉米面粉，一边走一边说：“可不许埋怨小刘，这是我送给他的。”她拍着刘連文的肩膀，“象这么大的孩子，还不该送到学堂里去念书吗？可是这年月——这是什么年月！又是蒋家，又是馬家，一伙子强盗，逼得没成人的孩子都得拿枪上阵，要不就活不下去！他不会凫水，带着个羊皮口袋，是防备个万一……”老太太那慈祥的眼里，流露着怜惜；颤抖的声音里充满辛酸。老人家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红军的疼爱，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周国华背过身去，抹了抹眼睛，我用力压

下心里的激动，尽量用轻松的話調說：

“老大娘，你看，誰埋怨小刘来！我們正在說你老人家疼愛紅軍呢！”

經過一番解釋，老大娘回去了。

“小刘，老乡这么拥护我們，都盼着我們赶快給劳动人民打平天下，我們可不能讓老乡們、讓老大娘失望啊！”我对刘連文說。

“我的爹媽是給地主折磨死的，我要报仇！我要爭取加入共青团！决心書我交上去了，首长等着瞧吧！”小刘紧捏着拳头，从他那憤怒的眼神和坚定的語气中，使人感到他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了。的确，旧社会所加予我們的灾难和艰苦殘酷的革命斗争，使我們这一代是过早地成熟了。

我們正說着話，二六三团团长带着几个參謀人員，从树林里出来。他是个高挑个儿，瘦瘦的，但滿有劲，平时愛說愛笑，甚至有点象是吊而浪当，但戰場上是只老虎，对于党的利益一絲不苟。他們也是来检查渡河准备工作的，我問他們情况如何，他爽朗的笑了笑，两手用力地搭在刘連文的肩上說：“万事俱备！主任你看，我們有这样的小伙子，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的話逗得大家都笑了。

紧张的忙碌了几天，除进行战斗准备以外，党内、党外又作了政治動員，检查了群众紀律，归还了老乡的用具，捆起了鋪草，扫淨了院子，挑滿了水缸，又一次向老乡进行了革命宣传，最后，各部队才告別了房东，踏上征途。

暮色蒼茫中，戰士們抬起亲手制造的船只，踏着協調一致的步伐，象一条翻滾的巨龙似的，翻山越岭，趕向紅西路軍的渡河地点——甘肅省靖遠縣上游約三十華里的虎豹口。

夜。1936年10月26日的夜。西風蕭瑟，滿天繁星，大地在沉睡，四野象死一般的沉寂，這時，只有奔騰翻滾的黃河，以它那一瀉千里的氣勢，在黑暗中掀波涌浪，浩蕩直下。虎豹口兩岸伸入河中的山岩，象一道即將關閉的鐵閘，似乎要將河身攔腰切斷，但是黃河憤怒地咆哮着，奪路而走，並以排空的濁浪，呼嘯着向山岩衝擊，在沉雷般的轟鳴中，水花飛濺。河岸上排列着整齊的紅軍戰士，河邊上系着一艘挨一艘的木船，木船隨着水波在跳動，戰士們的刺刀在星星下閃光。渡口附近雖然集中了一個軍的兵力，但是沒有人語馬嘶，也不見燈亮煙火，同志們為了勝利，都克制着激動的感情。對岸，馬匪哨兵在不斷地打着手電，象點點飄忽的鬼火，並不時地傳來寥落的槍聲和斷斷續續的叫喊：“干什么的？開槍了！”看來匪徒們在末日到來以前有些心虛。

十一點，軍政治委員李先念和副軍長程世才同志下達了渡河的命令，二六三團的戰士們立即跳上木船，划起長槳，一時輕舟齊發，駛向對岸。岸上的千萬只眼睛，都注視着第一批強渡的英雄，千萬顆心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人們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我站在岸邊的一塊岩石上，听着秒針移動的聲音，注視着黑暗的遠方。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對

岸忽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前卫团要登陆了！指挥部命令火力掩护，我军架在高处的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接二连在对岸爆炸，在閃爍的火光中，可以看到弥漫的烟霧，战士们喊杀的声音不断传来，看来战士们已經搶占了滩头陣地。現在人們焦急的是等待着木船回来，載运后續部队了。

虽然馬匪在垂死掙扎，拚命頑抗，但他們經不住紅軍沉重的鉄拳，敌人的防綫崩潰了！站在河岸上可以看到对岸战斗的火光从河岸轉向縱深，并且逐漸向着小山包发展了。这时运载前卫团的木船陸續返了回来，回来得最快的是周国华。这个身高个大，留着一小撮胡子的老水手，被子弹在左腿肚上穿了一道一指来深的沟，但他沒有声张，他悄悄用綁带纏好，坚持着划了一夜船，往返地传递着胜利消息，并且談笑风生地講着刘連文抱着羊皮囊登陸的故事。

刘連文是第一批渡河的。当善于河川战斗的勇士們，駕着輕巧的木船，駕到离对岸一百来公尺的时候，敌人的哨兵才发觉，等到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开火的时候，船只已駛到五十公尺以內，战士们跳下船来，一个个“浪里白条”似的，晃着水前进，轉眼已到岸边，猛摔一陣手榴弹，扑了上去。刘連文抱着个吹得鼓脹脹的羊皮囊，虽然两脚紧蹬，但他終于被漂得离开了本連的队伍，等他抓着芦草爬上岸来，同志們已占領了七、八座碉堡。离他登陸的地方不远，有一座很大的碉堡，由于周围布設着鹿柴，还没有拿下。碉堡的几个枪眼，向着冲锋的战士们噴吐着火舌，刘連文也顧不上找連队了，他把小馬枪往肘